

# 一夜倾城

YIYe  
QingCheng  
一夜倾城

桑甜 著

战争是残酷的，  
对王侯将相，  
对黎民百姓，  
也对那些深宫中的女人们。



珠海出版社

# 一夜倾城

桑甜 著

YI YE  
Qing Cheng

● 夜 倾 城 ●



■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夜倾城 / 桑甜著. —珠海:珠海出版社,

2010.8

(三生石 / 周影主编)

ISBN 978-7-5453-0405-3

I. ①一... II. ①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34461 号

---

一夜倾城

---

主 编:周 影

著 者:桑 甜

责任编辑:潘杜鹃

装帧设计:天下书装

---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地 址: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

电 话:2639330 2639344 2639345 邮政编码:519000

网 址:www.zhcb.net

E - mail:zhcbs@zhcbs.net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

印 刷:北京市耀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68 字数:800 千字

版 次: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53-0405-3

定 价:104.00 元(全四册)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楔子 .....	1
第一章 初夜权 .....	2
第二章 逼婚 .....	8
第三章 囚禁 .....	19
第四章 被俘 .....	29
第五章 与君再见 .....	41
第六章 一人宫门深似海 .....	47
第七章 救人 .....	70
第八章 最毒妇人心 .....	84
第九章 争宠 .....	89
第十章 失身 .....	102
第十一章 真相 .....	112
第十二章 被逼做祭司 .....	145
第十三章 凤还巢 .....	156
第十四章 新宠 .....	166
第十五章 和亲公主 .....	179
第十六章 身世 .....	201
第十七章 麻风病国王 .....	216
第十八章 怀孕 .....	229
第十九章 内忧外患 .....	241
第二十章 我主江山 .....	251
第二十一章 一夜倾城 .....	263



## 楔 子

黑暗笼罩着大陆,如幽灵觊觎沉睡的大地……

这是中土的黑暗时期,大庸帝国长达三百年的统治已经崩塌,大地荒芜,群雄逐鹿,乱世干戈……

鼎盛时期的大庸,领土由中土伸延至北部边境。有超过一亿人生活在大庸王朝的统治下。庸孝帝在位时期,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两党争权,致使经济衰退朝廷四分五裂。在西元二百六十年的冬天,拥有重兵的边疆军帅苏文渊,乘机发动叛乱,将日渐腐朽没落的大庸分裂成东庸和西庸。苏文渊建都长安,做了西庸十三省府的帝王。而东庸仍以邺城为都,下辖十六府。

庸孝帝自爆发内战以来一病不起,于次年春驾崩,在他死后由奚恩之执政。此后,东西两庸同室操戈,开始了长达20年的战争。

在南方混战的时期,北方草原正处于原始的无序状态:抢掠、仇杀、劫婚……部落之间相互杀戮、尸横遍野,空气中弥漫着死亡和恐惧,草原上盘旋着不死的鹰鹫,铁蹄过处白骨皑皑,即便是稀有人烟的荒原,也随处可见一簇簇枯草细密地穿过头骨,在寒风里战栗。

此时,北方的云罗在与各方的征战中崛起,在他们强大残忍的国王统治下,征服了草原八部和中土……

为了云罗的稳定和强盛,云罗王颁布了一系列政令,包括“初夜权”(柔然贵族享有统治区内任何民女结婚,都拥有在她的新婚之夜,与其过夜的权力。)云罗人一心想要统治整个草原,但他们没有想到,这一政令的颁布必将点燃部落间的仇恨……

## 第一章 | 初夜权

清晨，街道笼罩在一片白茫茫的雾中。

街道两旁林立着数百家商铺，其中只有一间客栈残门半开，里面黑黢黢的，连一个人影也没有，其余则是户户闭门。

万籁俱寂，整座城寂静如死。

就在这时候，突然从远处“吱吱呀呀”地驶过来一辆马车。驭车的两头瘦骡子低着头“笃笃”地往前走着，大风呼啦啦地吹着车头的纸幡，纸幡吹开，后面坐着一名表情僵直的车夫，乍一看就像僵尸。

——这是一辆运尸出城的灵车。破旧的木板车上横七竖八地堆满了十几具面目狰狞的尸体，所有尸体的脖子部位都有明显的勒痕。

“快走！”从浓雾深处传来了几声粗暴的喝令。

穿过迷乱的雾霭，在街道的尽头是一座刚搭起的绞刑台，四周站着几十名刽子手，更远一点的地方坐着一名监刑官，护卫分列两旁。

台上站着几排衣衫褴褛的犯人，其中最为显眼的是一名年轻美丽的女子，她大概二十几岁的年纪，乌发披散，一张脸苍白如槁，从身上破旧的麻布短衫下露出戴着脚镣的雪白双足，脚都被磨破了。

她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木偶僵直地站在绞刑台上。

“抬起头。”刽子手疲惫地喝令了一声。

女子顺从地将头颅缓缓昂起，木然地看了一眼打好结的绞刑绳，随后对着刽子手弯了弯嘴角，邪魅一笑。

大惊失色的刽子手顿时一头栽倒在地，口吐白沫昏死了过去，两旁的侍卫“呼啦——”一下迅速上前将昏死的人抬走，另一名刽子手马上补充过去，他的眼里布满了血丝，额头一片亮晶晶细密的汗珠，麻利地将绳索套在女子细嫩的脖颈上。

雾越来越大，能见度不足三丈，监刑官不耐烦地敲着手里的格杀令。就在距离他不到一丈远的地方，一辆装运尸体的灵车正在经过，旁边还有两辆正在整车待发。

这时台上的女子启开干裂的嘴唇唱起了小曲，一连串的吟唱从嗓子里飘了出来，如哀鸿夜啼，在静谧的广场上空回旋，回旋：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

她在唱什么？

监刑官一惊，手里的茶水泼洒出来，就连台下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们也禁不住打起了寒战。

而麻木的犯人们仿佛是受到了歌声的召唤，都将目光投向了她的，绝望的眼中渐渐地升起了希望的光芒，而她更是高昂起头颅，凄冷的目光仿佛洞穿了低沉的雾气，所有的犯人开始跟着她一起唱歌，歌声渐渐由低沉变的高亢，每个人都怀着必死的决心，异口同声地唱着：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

监刑官显然是心虚了，急命行刑。

随着格杀令落地，“轰”地一声女子的双脚悬空，纠缠在脖间的绳索如蛇一般越箍越紧，将她的脸勒成紫色，然而凄哀的呼唤声却从喉咙深处清晰地传了过来：“川儿——龙儿——龙儿——”

面对死亡的恐惧和受刑的痛苦，绞刑架上的人垂死挣扎着。

雾气愈浓，绞刑架包裹在一片浓雾之中。

突然，从大雾里伸出一只青筋凸暴的手，像是身子已经被死亡拖去了另一个空间，只留下一只手极力试图想要抓住什么……

就在那只手即将触摸到一张惊愕的面颊时，夜空传来了一声惊人心魄的尖叫。

深夜。

三更刚过。

在一望无际的敕勒川上，错落地安置着三四十个帐篷，里面住着两个月前游牧来此的羲和族人，刚才那声惊叫就是从这里的一个帐篷里爆发出来的。

惊叫声过后，帐篷外立刻响起了一阵凌乱的脚步声，一名乳母模样的妇人，披着衣服急匆匆冲了进来，一边跑一边喃喃地说着：“一定是那个梦境又出现了，一定是那个梦境又出现了。”

“啪！”火光亮起，照着云榻上冷汗涔涔的少女。

“乳母，”少女一头扑进乳母的怀里，眼泪涟涟，声音哽咽说，“乳母，我又梦见她了，我又梦见她了……”

“我知道了孩子。”乳母怜惜地抱着她，手轻轻地抚着她的背，下颚抵在她的头上，轻声安慰，“你又做噩梦了，别怕，有乳母在呢……别怕……”

“乳母，她死得好痛苦……”少女抬起泪眼，无助地描述着梦里的所见，“她每次看我的眼神都那么痛苦……她叫我的名字，她知道我叫龙儿。她一定不想死，她一定想活下去。乳母，她不想死……”说到这里，少女已经泣不成声。

“乖，这只是个梦而已……你不要多想，也不要害怕，你只是做了个噩梦。”乳母温和地拍着她的肩膀，好声安慰着，眉头不自觉地拧在了一起。

——兵荒马乱，朝不保夕，噩梦谁不曾有过！只是现在……草原上一天比一天乱了。尤其是云罗人强大了以后，比噩梦还要令人胆寒的日子越来越多了。羲和族是草原上的弱者，是一支居穹庐毡帐，逐水草畜牧的小部落，人口只有区区几百，而云罗人……

——恶魔！

想到这里，寡居的妇人忍不住轻叹了一口气，她才三十出头的年纪，常年的迁徙和艰辛的劳作，令她的鬓角过早地染上了白霜。

听见乳母叹息，龙儿懂事地停止了哭泣，抬起头抹了抹眼泪，安慰似的在乳母的额头轻轻吻了一下，又躺回到了床上，呜呜咽咽地抽泣了一会，在乳母的安抚下睡着了。

乳母帮她盖好了被子，坐在灯下守着，嘴里轻声哼着歌谣，手轻轻地拍着她。

“可怜的龙儿。”半晌，妇人突然发出了一声感慨。

她一直记得十四年前的那个傍晚，首领从一堆杂草中间将龙儿捡回部落的场景，那时候，孩子的身上只有一件羊皮小袄和半块玉璧，小袄的口袋里有一块罗帕，上面潦草地写着生辰八字和名字，那天她正在给马添加草料，听见身后的欢呼声，一回头看见那个小小的孩子躺在首领的怀里，就像是一粒珍珠躺在蚌壳里。

她的心就像被一只小手轻轻触摸过，刹那间被打动。

年复一年，北冥龙儿渐渐长大，并且越来越聪明，越来越美丽，仿佛草原上的格桑花。

“龙儿……”乳母揉了揉发红的眼睛，低下头，吻着她的额头。

天很快就要亮了，折腾了一大半夜，乳母萝萝又累又乏，打起了瞌睡。就在这时，忽然听见门外有人边哭边喊：“不好了，不好了，白楚无双自杀了。”

萝萝浑身一颤，猛地睁开眼，疾步跑了出去。

清晨，东方刚刚翻起鱼肚皮，大风呼啸而来吹得她几乎站不稳脚跟，天上铅云急走，枯草卷天，大风卷起沙石抽得人脸颊生疼，她不由得闭上眼倒退了一步。而时空





仿佛也瞬间斗转星移，回到了昨天晚上……

孤月当空，明月包裹在朦胧的光晕中。

在白楚无双和阿木合成亲的婚礼上，姑娘们穿着最美丽的衣服，戴着动物骨头做成的饰品，在篝火的熊熊火光中，载歌载舞，“干杯！”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将酒泼向天空。

人群顿时沸腾起来，身着兽皮的男人们纷纷起身，举起酒杯，将马奶酒泼向天空，空气中响起了一阵爽朗的笑声，他们抛下手中的杯子，拉起姑娘们的手，踏着胡琴声，跳起了欢快的舞蹈。

就在这时候，恶魔悄悄地逼近了——黑夜深处传来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云罗人的铁骑幽灵般到了近前。

琴声戛然而止，众人停下了舞步。

火光照耀下，云罗贵族首领得意洋洋地坐在马背上，猥琐的目光落在惊慌失措的白楚无双身上，邪恶的笑意浮上了他的嘴唇：“听着，我是你们的新主人阿都扎大人，奉我王命令，前来行驶权力。我云罗贵族有权对羲和族等草原上八个部落行使初夜权，这是文书。”

说完“啪”地将文书往地上一扔，一摸络腮胡大笑起来：“听明白了没有？就是说云罗贵族在统治区内任何民女结婚时，都拥有在她新婚之夜与她过夜的权力。”

看着呆如木鸡的白楚无双，阿都扎又是一阵猖狂的大笑：“现在，我就要行使我的权力了。”说完一挥手，骑兵们一拥而上抓住了白楚无双。

阿都扎的话就像一声惊雷，惊呆了所有在场的人，眼看妻子受辱阿木合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却被身经百战云罗骑兵打翻在地，钢刀架在了脖子上。

——绝望就像天上浓黑的乌云兜头砸了下来。

——云罗人是刽子手！是恶魔！是索命的阎王！

——而羲和族人……是羊！

骑兵们将白楚无双拖进一个帐篷里，可怜的白楚无双早吓得瘫在地上，而阿扎都就像一头饥饿中的恶狼，扑向了食物……

“不——不要——求你放过我吧……求你……”她身心俱颤地挣扎，却引来阿扎都放荡的大笑。

阿扎都轻松地控制了她的双手讥笑道：“你只不过是我的妓女而已，你们八个部落的女人都是云罗人的妓女，你们的新婚之夜属于云罗贵族，你们的身体将无穷无尽地为云罗人生育后代，哈哈——”

在云罗贵族的大笑声中，门外的众人全都低着头，眼前的嘲笑和兽行就像一把钝钝的匕首，狠狠地磨着每一个羲和族人的心尖。

深夜，风冷冷地吹着，落下的眼泪没有人会在意。  
渐渐地，耳边呼救变弱了，哭泣变成了抽泣……直到无声……

为白楚无双举行火葬的时候，族里几乎所有人都去参加葬礼。

北冥龙儿远远地看着她身上穿着红色的嫁衣，躺在火葬堆上，微微张开的嘴里放着一枚银币。（注：根据羲和族的葬礼风俗，死者要在口中含一枚银币，然后进行火葬。这样已故的人到达冥河渡口就以这枚银币作为渡费，以便顺利到达冥界。）

天色阴郁，主祭围着火葬堆手里摇着叉铃，虔诚敬畏的圣歌从歌者的嗓子里飘出来，回旋在草原的上空……

整个场面更加肃穆了，所有人的心都被沉重的伤痛包裹着。

在一片静谧悲伤的氛围中，首领亲手点燃了火葬堆，熊熊大火中，人群哭倒了一片，而阿木合更是伤心地昏厥了过去，众人一阵混乱。

然而，就在葬礼进行到了一半的时候，乌沉沉的天空一个惊雷劈了下来，雷声震得大地都在颤动。

“未过惊蛰先打雷，四十九天云不开”，又是一个雨水丰沛的年啊。”主祭手中的插铃声停了下来，仰起头喃喃地说了一句。

话音未落，忽然一股焦糊味传来，众人一惊，尽数转头看去，但见远处腾起一道火光，竟然是部落里的一个帐篷被雷劈中燃起了大火。

还没等北冥龙儿看清楚状况，就听旁边有人惊叫了声：“哎呀！不好了，那是莽古叔叔的帐篷……”

莽古叔叔！她的心猛地一抽。

——小时候，除了父亲和乳母之外，就数莽古叔叔对她最好，他教她背诗、骑马、射箭……可有一天乳母突然告诉她说，莽古叔叔病了，不让她再接近他……而莽古叔叔似乎也有意躲着她，噢，不！应该说从那时候开始，他将自己关在帐篷里足不出户。迁徙的时候，他全身裹着厚厚的被子，头脸全部蒙住。有一回龙儿实在忍不住了，就乘乳母睡着的时候偷跑去看他，那天莽古叔叔正在灯光下雕刻东西，感觉有人进门，触电般迅速抓过头巾包在脸上。北冥龙儿至死都忘不了他的那双眼睛——眼球发白夹杂着一丝一丝的红血丝，说不出的可怕。而就在他转身的时候，慌乱中，匕首直立着扎在他脚上，血流不止，可他竟然一点知觉都没有似的，脸上甚至连一丝痛苦的表情都没有出现。她急匆匆地逃走了，从那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想起过往，眼泪潸然落下。

“莽古叔叔——莽古叔叔——”她提起裙子就要朝起火的帐篷跑，乳母被她吓了一跳，急忙伸手抓住她：“那边危险啊！公主……”

“让我去，让我过去……我要去救莽古叔叔。”她拼命挣扎。

“不行！太危险了，你还小不能去。”

“放开我乳母……”见挣不开，她“哇”地大哭起来。

而这时大火中的身影已经不支，蹒跚着倒了下去……

“呜——”她心头一松，绝望地停止挣扎，回身搂住乳母的脖子，将头埋进她的怀里，一边哭一边无力地说着：“救火啊……快救火啊，那么大的火，莽古叔叔会痛的……他一定很痛很痛……快去救他……”

“乖孩子。”萝萝紧紧地搂住她安慰说：“他不痛，他一点都也不痛！这是太阳神在召唤他，以后再也不会受麻风病折磨了……”

麻风病！

她稚嫩的心被震颤了，不相信似的抬起头，抽泣着再问：“莽古叔叔……他真的一点都不痛吗？”

“嗯，他早就没有痛觉了，他不痛……乖孩子……从他患了麻风病之后，就再也感觉不到痛了。”

## 第二章 | 逼婚

第二天夜里，北冥龙儿做了个梦，梦见浑身是火的莽古叔叔在黑暗中叫她的名字，她一惊就醒了。帐篷外乱哄哄的，有人在说话，一个粗犷的声音传了进来：“别拦着老子，她是我未婚妻，老子看看怎么了？她生来不是给老子看的吗？要不是来这迎亲，老子至于在云罗人那里受那么多的苦吗？现在好不容易来了，你他妈还不让我去看她，闪开闪开……”

“公主还没起来，首领您还是等明日一早再来看望吧。”乳母好声地劝道。

“我说你这娘们儿怎么那么麻烦，再啰唆的话，老子捏死你……”

听到这个声音，心猛地一惊，眉头顿时皱了起来，她知道外面的人是谁。

早在八年前，完颜金带着儿子完颜江户到羲和族求婚，父亲为了联合莫吉族联合抵抗云罗人，答应了这门婚事。

按照草原上的习俗，订完婚之后，孩子要留下在亲家住满三年。接下来的两年相处，完颜江户令她厌恶至极。他粗鲁，野蛮，还处找人打架、撒泼，完全一副泼皮无赖的模样，羲和族的孩子一见到他就吓得躲得远远的，谁也不愿意和他玩，北冥龙儿更加不喜欢他，只要他一出现，她立刻躲开。

到了第三年，完颜金在和云罗人的一次战斗中遭到重创，咽气前派人迅速接回了完颜江户。之后，莫吉族遭到了分裂，完颜江户带着一小部分人出离。两年前，他们在来羲和族迎亲的途中被云罗人抓住……谁也没想到完颜江户竟然能活着逃出云罗人的营地，而且沿途招募了三百多名壮年男子组成一支精锐的作战军队。

羲和族首领北冥亘正在安排这些人吃喝的时候，完颜江户就等得不耐烦了，他喝了点酒吃了点肉，出了大帐，来到了北冥龙儿的帐篷前，遭到阻拦，他顿时气恼起来：“老子为她受了那么多的苦，让老子看看怎么了？别他妈挡着老子的道儿，老子要是乐意了，睡了她都行，反正迟早都他妈是我的人。”

他嘴里骂骂咧咧，手一把拉将萝萝推倒在一边，伸手撩开了帘子，跨步走进帐篷。

北冥龙儿吓得慌忙坐起身，双手紧紧抱着被子，冷冷地瞪着他，——她厌恶他，但从不怕他。

等完颜江户看清了床上的少女之后,立刻就呆住了!

几年不见,北冥龙儿已经出落成了美丽的少女,月亮下,肌肤胜雪,双眸生辉,水灵俏生生的,仿佛天上的仙子一样,他从来没见过草原上有这么美丽的女孩,他也从没想到当年那个瘦小的黄毛丫头会出落得美丽可人。看了半天,突然一咧大嘴笑了起来,一张脸黑红黑红,一抹脑门的汗水,说道:“那个,龙儿,呵,呵呵……我吧……我就是想来看看你,也没别的事,呵呵……你怎么起来了?赶紧躺着吧,那个,别冻坏了身子。”

看来这个粗鄙的家伙还跟几年前,一点儿没变,顶多就是脸上多了几根胡子而已,看见他这副紧张兮兮的模样,她有点放心了,若无其事地说:“你有什么话等明天再说吧,我要睡觉,请你先出去。”用手一指门外,一脸送客的表情。

完颜江户有点悻悻的,自己明明一番好意,却碰了壁。

唉!到底要怎样才能讨得她的欢心呢?

他小时候就知道她不喜欢他,他不止一次咬牙切齿地想过,等娶了她之后一定要好好折磨她,狠狠地折磨。可是她长得那么甜美,喜欢都还来不及……真是作孽啊。所以听她这么一说,他就怒了,一拍床沿,吼道:“老子是你男人,看看你还分什么时候不时候的,老子什么时候想看什么时候看。”

“我和你还没有成亲呢,再说了,我们也未必会成得了亲。”

“想毁婚门都没有,明天天一亮老子立马拉你去你父王那里拜堂,我看你还说不说成不了亲。”他吼。

“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随便你,但是现在请你出去,我要睡觉了。”她也不甘示弱,说完往床上一倒,拉上被子,索性连眼也闭上了。

完颜江户这下真没辙了,又气又怒像狮子一样在帐篷里走来走去。自打他从羲和族回去之后,这么多年来没有人敢对他说一个“不”字,他在草原上到处抢劫、杀戮,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杀过多少人,烧过多少个帐篷,就是云罗人也拿他没辙,可是现在竟然被一个小丫头呼来喝去,越想越气恼,抬手就想给她个耳光,可手刚抬起来又硬生生地放了下去。悻悻地嘟囔了一句:“好!好!老子不比你。等过了今夜你就是老子的女人,老子有的是时间收拾你。”他撂下这句话,转身走了。

临出大帐篷前,又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等着老子,老子天一亮就来娶你。”

完颜江户前脚刚走,北冥龙儿后脚就翻身下床,飞快地从衣橱里拿出包裹和衣服。

乳母愣了一下,很快就明白了她的意图,赶紧拉着她的手劝道:“公主,你先不要做傻事,依我看,这也没什么要紧的,你赶快赶在完颜江户之前,去求你的父王放弃这门婚事……也许那样还有挽回的机会……”

“你让我求父王?”北冥龙儿停了下来,眼底有一丝忧伤浮起,她涩然一笑,“父王绝不会悔婚的,现在草原八部全部在云罗人的辖制中,现在又颁布了‘初夜权’法令,这样一来就算云罗人不打我们,草原八部迟早也会被消灭。这个时候父王更加要联

合完颜江户对抗云罗，虽然他是我的父亲，可他也是国王。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已经求过他了，他告诉我虽然我是他的女儿，但是也要服从国王。乳母……”她抓住乳母的手，“你知道，我……我真是不愿意跟他成婚。我讨厌他，真的讨厌得要命，我真的没有办法嫁给他，没有办法跟他过一辈子。”

萝萝叹了一口气，忧愁地抚摸着她的脸，“让你嫁给那浑蛋小子，真是难为你了。可又能怎么办？草原那么大，到处都是云罗人，我们能逃到哪里？”

“不管去哪里都好，总之我必须离开这里。”

“公主……”乳母拉住她的手，语重心长地劝道，“无论到哪里，你父王都会找到我们的，就算你父王不找我们，完颜江户也会派人找我们，他不会放过我们的，如果被抓住的话，那些人会杀了我们。”

心一怔，眸子里隐约浮起了一丝恐惧，她迟疑了。完颜江户十分粗野，杀人对他来说就像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

帐篷外，月光渐隐，东方隐隐泛起了朦胧的青光，黑暗在两个人之间渐渐散去，她竟然恍惚了，想到了被抓后的遭遇，父亲，还有完颜江户。也许，她会被永远的囚禁起来，也许，被完颜江户怒而杀之。

怎么办？是坐以待毙？还是鱼死网破？

不！只要有一线生机决不能放过！

连忙摇了摇头，神志骤然清醒，她不喜欢他！非常非常讨厌他！不愿意跟他在一起，不愿意跟他成婚，和他结婚宁愿死！决心已定，她抓住萝萝的手，急促地说：“让我走吧，求你了乳母，就算是死，我也要拼一下。”

萝萝看着她没有说话，这么多年来，她就像母亲一样保护着她，现在她遇到了困难，她怎么忍心袖手旁观？

“公主。”萝萝哽咽着，“如果你决心要走的话，就让我跟你一起走吧，你是我的公主，是我的主人，是我的……宝贝龙儿，乳母不会离开你的。”

“不，我不是你的主人。”北冥龙儿怆然地笑了笑，笑容里充满了哀伤，那忧伤就像水一样，一漾就荡开了，“我只不过是父王从草原上捡来的弃婴，一个一无所有的弃婴，被不同人捡起就有不同的命运，我只是幸运了那么一点点。”

萝萝诧异地盯着她，完全没料到她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一时间无言以对，只是深深地注视着她，视线模糊了，声音哽咽着：“你就是我的主人，是草原上最最善良的公主。”她擦了擦眼泪，“萝萝绝不会离开公主，如果有人想要伤害公主的话，我会拼死保护你。”

“乳母……”

心里一阵感激，她一头扑进乳母的怀里，泪流满面。

“乖，公主别哭了！”萝萝抱着她，为她擦干了眼泪，想了想说：“我们往南走，只要进入东庸的领地，云罗人也好，完颜江户也好，就拿我们没办法了。”

东庸！

北冥龙儿微微愣了愣，山水迢迢，真的要去东庸吗？

等天刚亮了一点点，便和萝萝收拾好行囊，偷偷地溜出了帐篷。

她穿着乳母拿来的男装，衣服太长了就像个口袋一样将她装在里面，不过到了这时候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低着头急匆匆地走，萝萝跟在她身后身上穿着黑色的衣服，头上扎了块黑色的头巾遮住了大半个脸，警惕地打量着四周。

帐篷前的草地上横七竖八躺着完颜江户带来的骑兵，这些人刚刚散了酒席，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和衣倒在地上。空气里飘着浓浓的酒气和隐隐从骑兵的身上散发出的血腥味。

小心翼翼地他们中间走过，身子一晃，差点踩到一个横躺的骑兵，幸好萝萝及时拉了她一把。睡梦中骑兵动了动，目光立刻被他左肩的伤口吸引住了，鲜血透染了简单包扎的绷带，大概是太疲惫了，士兵似乎一点感觉也没有，在酒精的麻醉下，打着雷响的呼噜。心猛地一沉，她又看向了其他人，有不少人受了伤，或轻或重，不过并没有致命的大伤就是了，显然昨晚这群人有过一场血战。

一想起完颜江户刚刚杀过人，心就一阵阵的恶心！她简直不敢想象，要是跟这样的人过一辈子将会是怎样的不幸。所以一定要逃走，逃得远远的，逃到一辈子不用看见他的地方。

她们从帐篷的后面绕过去，走过一人多高的杂草，杂草后面停着一辆马车，萝萝让她在那里等着，自己悄悄地回去，从自家的马圈里牵来了一匹马。

清晨的风有些大，疲乏的人才刚刚睡去。

萝萝熟练地驾上车，小声地督促着马匹，让马车尽量发出很小的声音。羲和族的营地静悄悄的，马车乘着清晨蒙口的光线，向南疾驰而去。

光线越来越明亮，突然奔跑中的马匹长嘶了一声，将正在车里瞌睡的北冥龙儿惊得一骨碌坐了起来，连忙挑开车帘向后看，见身后并无人追赶，松了口气，正当她摺下车帘坐下来，想眯一会的时候，萝萝突然勒住缰绳，惊叫了一声，“不好！”

她的心又提了起来，连忙问：“怎么了乳母？”一边说话，一边从小窗里探出头来。乳母急忙回身想去捂她的眼，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一探出头，就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只见高坡下方到处是折断的兵器，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满目是惨死的马匹和断肢残骸，秃鹰和野狗正在尸体上啃食，车马惊起了食尸的秃鹰，秃鹰们张开巨大的翅膀低低地在天空盘旋，发出一声声摧人心魄的叫声。

从没见过这样血腥的场景，她紧紧地捂住了嘴，尖叫声从指缝间逸出。

“公主别怕，他们……他们都已经死了。”萝萝连忙安慰说，“这些是云罗人，应该

是在这里遭到了埋伏,这些云罗贼……死了活该!别怕别怕!我们走吧。”

正说话间,一只秃鹰扑扇起巨大翅膀,从草丛中惊起,鹰爪下抓着一颗血肉模糊的人头,刺耳的叫声凌厉地掠向高空。

乳母手里的缰绳抖了一下,马匹前蹄扬起,发出一声长嘶,车轮滚了滚,差点掉下高坡。萝萝急忙喝住马,熟练的勒转马头。就在这时,突然从远处的一个凹地里站起一个浑身是血的人来。

“那……”

“是人,他还活着。”北冥龙儿连忙说,一边跳下了车飞快地朝那人跑了过去。

乳母急忙摞下手里的缰绳跟上去,一边追一边大声警告:“龙儿……不要靠近他,站住……龙儿……赶紧回来,他是云罗人,不要靠近他……他会伤害你的,快停下来……”

她像没听见她说话一样,继续朝那个人跑过去,而这时,那人身子一歪,倒了下去。

“龙儿,快回来……”乳母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云罗人是恶魔!她满脑子都是这句话。

等北冥龙儿到了跟前才发觉这是一块荒草丛生的凹地。她放慢脚步,拨开一丛荒草,只见草丛中躺着一个人。那人穿着云罗人的军服,浑身是血,身上遍布伤口,胸口就一道长长的伤口,血还在一丝丝地往外流,衣襟上全是血,脸上全是污血。

“龙儿……不要靠近他……不要……”

可北冥龙儿蹲下身子,用手探了探他的鼻息,站直了对乳母说:“他还活着,快来帮我把他抬上去。”

“快找找他身上有没有疗伤的药。”乳母深谙这些骑兵打仗的时候,身上都会自带疗伤的药物,她条件反射一般脱口说道。

“不过……”她跑到北冥龙儿跟前抓住她的手,“他是云罗人,他们杀了我们那么多人,还颁布‘初夜权’害得我们那么惨,我们为什么要救他?云罗人是毒蛇是恶魔,救了他让他继续杀害我们吗?龙儿……我们不要救他,走吧。”

“可他都要死了啊,这个时候能不能不要说那些了?不管他是谁,云罗人也好,其他八部的人也好,总之既然让我遇见了我就要救他。而且我猜这一定是完颜江户的人在这里布下的埋伏,一想到他杀了那么多的人,我就觉得恶心,反正我一定要救他。如果我们见死不救的话,那跟云罗人有什么区别?!”

“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花时间救他,万一你父亲派人追来……我们逃不掉也没什么要紧,可万一把这个人落在完颜江户的手里,最后还是难逃一死。”

“他敢。”北冥龙儿鄙夷地冷哼了一声,“他就是一个浑蛋!”

说话间,天暗了下来,刮起了大风,飞沙走石,天地间昏黄一片,眼看就要下雨了。

怎么办?她焦急地看着四周,突然眼前一亮,像是想起什么,对萝萝说:“乳母我刚才看见路边有个石屋,赶紧帮我把他抬进去,先救人要紧。”



“好吧。”萝萝妥协了。

石屋里空荡荡的，春节一过，祭拜太阳的信徒就会离开，地上铺了些干草，旁边还有一堆干柴和一盏油灯都是他们留下来的。

北冥龙儿跟父亲学过疗伤，从他身上搜出金创药动手给他上药，上好药之后打开行囊拿出衣服，撕成一条一条的给他包扎。大大小小的伤口，一共十八处。能活下去真是万幸！

转眼间，外面下起了瓢泼大雨。她用绢帕沾着雨水，一点点地为他擦去脸上的脏污。

这时，乳母赶着马车回来了，将马在门外的马桩上系好之后，浑身透湿地跑进石屋，一边拧着衣襟上的雨水，一边盯着地上昏迷的男子看，突然笑了起来：“收拾了一下好看多了，模样儿挺俊呢，看他也就二十来岁的样子吧。”

“是么？”

她住了手，留心将他打量了一番，不由自主心跳加速——长得真是不错呢：狭长的脸宛若冠玉，紧阖的眼睛细而长，虽然整张脸因失血太多几乎没有颜色，却有说不出的英俊和优雅。

“果然不错呢。”她腼腆地笑了笑。似乎又想起了什么回过头，神色紧张地问：“乳母，他流了那么多的血，会死吗？”

是啊，会死吗？大概只有太阳神知道吧！她没说话，年轻时见过很多因失血而死的勇士，那些人临死前的抽搐令她夜夜噩梦。想到这她勉强打起了精神，说道：“我也不知道……看他的命运了。我先去生火，你赶快把干草盖到他身上，动作快点。”说完拿出随身携带的火镰子，抱了一捆柴点火。柴受了潮，柴火堆冒出一阵阵白烟，呛得她直咳。

北冥龙儿手忙脚乱地将地上的干草盖在他身上，这个办法似乎不太妥当，她想了想，顾不得男女有别的忌讳，抓着他的手不停搓揉着，可到底还是不放心，把耳朵贴在他胸口听了听。

一想到他有可能会死，就有一种莫名的失落。也难怪了，以前养的小羊死了，她都哭了半天，何况是人。可天实在太冷了，加之之前又流了太多的血，他的心跳似乎越来越弱了。

等乳母再回头看的时候，惊得差点跌倒在柴火堆旁。北冥龙儿正在解自己的衣服。见乳母惊愕地瞪着自己，她连忙解释：“他太冷了，火一时半会又烧不着，要是不能保持体温的话，他会死的。”一边说一边解开了最后一粒扣子，将他抱进了怀里。

乳母张了张嘴，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悄悄地转过头去，一边偷偷擦眼泪，一边努力地生火。

过了会，火终于旺了起来。萝萝拍了拍手上的灰尘，转身听见身后北冥龙儿喃喃地说着：“不要死啊，求你千万不要死啊……”这哀求声令乳母的心像被一只手轻轻